

妙笔人生·

## 老屋的竹子

张喆

去年春节,回了趟结婚时的老屋,老屋的光景暗淡荒凉,孤独的麻雀飞来飞去,唯余门外的一片竹林,犹如一块绿莹莹的落地翡翠,闪着绿色的波浪。它们的疏密参差,簌簌风声,左摇右荡,一片接一片环屋而衍生,这给春寒料峭的萧条光景平添了希望与生机。

与老屋相守的岁月,这些竹子常年青葱,安宁如画,隐者如僧,如若附着门前轻轻的流水,配得小桥一座,伴着清风明月,此处,真是小桥流水蓬莱人家。人生快哉,莫过于寂寂地面对自然。

只是,总有些念想,流转不过现实的矛盾;总有些时光,是现实中无法抵消的无奈。人的一生,有许多事,也只能是想想而已。

我的到来,惊扰了鸟儿,它们唱着尖细的歌儿,婉转地在林间跳跃翻飞,彼此打量,用目光好奇地探询。在它们眼里,我只是个匆匆过客,而它们在我眼里,是守护老屋的亲人。如今老屋的人烟越来越稀少,老一代的渐渐化为泥土,新一代的年轻人远离家园,奔赴大小不同的城市。唯余老屋周边这些曾经给自己生活带来美好的竹子,它们仍坚守在寂寞的岁月中。

看看随风婆娑的竹林,听听鸟语两三起,眼前忽然花开一片,芳

香迎面,静静地温热,在这一刻柔软了内心。

育儿的岁月,这片竹林带给我许多的诗情画意;老公南下与我分离的岁月,它们陪伴着我,一起度过人生的风雨阴晴。快乐的也罢,忧伤的也罢,我总是与这些竹子分享我的心事。

夏天的竹林,是格外的美丽,可以倾听许多灰喜鹊立在林间,它们此起彼伏进行大合唱;我与儿子在林间一起捉蟋蟀、黑天牛、蜗牛,有时双手一左一右捉住竹子,胳膊为绳,荡起了秋千;看林间的蚂蚁,顺着巢穴来来回回地搬运米粒;儿子攀爬着一棵高过一棵的竹子,这些一棵棵绿色的希望,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善:嫩竹笋出售做菜,编竹篮、凉床售卖;有时家人上火、口舌生疮,我们会煮一锅青青的竹叶茶,待到放到温热,一杯下肚,那个痛快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

有星光的夜晚,与小儿子一起徜徉在竹林间,嬉笑追打,摘下一两片竹叶,放在唇边,吹出不成曲调的歌谣;有时,我们娘儿俩数星星、望月亮,指着天河,讲述着牛郎织女的传说;有时,我也会轻轻念起:床前明月光……想起远在异乡的老公,生活中的惻惻然,全都与竹

述说,挂在林梢的月亮,它年轻的脸庞开始变得绯红。

有时,点一盘蚊香,坐在习习夜风中,家里的老小依竹而闲淡外面的见闻、农事的琐碎。摇着手上的蒲扇,摇着摇着,有人躺在竹椅上睡着了。夜色如水,依竹怀梦,慢慢地村庄都熟睡了。

竹子,越是寒冷的时候,越发葱郁,这样蓬勃的生命力、顽强力,与梅、松一起,称谓“岁寒三友”。不畏严寒,高风亮节,竹,在许多文人墨客的笔下都流淌出诗韵。苏东坡最出名的一句诗: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;看着竹子,写起竹子,不能不提郑板桥先生,他以竹为品,一生高风亮节,其人如竹。他挚爱画竹,各种形态的竹子在他的笔下鲜活起来,有骨有韵,淡烟迷蒙,古墨纵横,超尘脱俗,易不得沾染凡尘半点污垢。

从一棵棵、一簇簇的竹子身上,我看到了一种精神传承,看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,一条血脉的奔涌,它们多像我的叔叔、阿姨、堂兄、堂弟,彼此不曾离开;多像我的爷爷、奶奶,临了临了,也埋在脚下的黑泥土,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

一代代的生命更迭,总是要遵循自然界的宿命,如竹,随风一吹,摇曳出生命的千般美好、万般坚韧。

诗品时空·

## 百花园赏菊

阿孟子

菊海浪涌东南瞰,  
百花漾溢灿灿晖。  
玉蕊金抱蝶勿去,  
郎追娇笑因相随。  
远影近拍延时摄,  
耳厮鬓磨探心扉。  
凝视香氤闪光处,  
龄草遥招九花瑰。

## 光山十月花儿艳

邹晓峰

十月的光山  
满城的花儿开得如此娇艳  
南大河的水清澈透明  
劳作的人们脱下泥土味的外衣  
来到公园的广场  
在赞美祖国的旋律中  
扭动着身子  
南大河笑了  
笑声里是对新中国70年辉煌的赞歌

云霞也笑了  
笑声里是中国梦最美的赞歌  
美丽乡村弥漫着清香

祖国的繁荣复兴  
就是华夏儿女最美的梦想  
十月的光山花儿艳  
今天我要把所有的芬芳  
凝聚成一首  
最美的新中国七十岁生日的赞歌  
献给我们最伟大的祖国

## 蝶恋花·山村巨变(外一首)

朱和光

一望老村多丽景  
夏日青云  
泉水飘香岭  
心里玫瑰惊梦醒  
双飞喜鹊寻踪影

曲径蜿蜒蕊蕊静  
欲约亲朋  
共喊猜酒令  
沉醉农庄犹酩酊  
虫萤又把星光映

## 七律·扶贫颂歌

县委扶贫到僻岗,  
翻山越岭晒骄阳。  
谁人土屋存危险,  
泥土红砖换楼房。  
政策惠民添美景,  
千家逐步向康庄。  
感恩齐走光明道,  
致富欢歌韵味长。

朝花夕拾·

## 一只受伤的老箱子

殷雪林

看上去这是一只很普通的老箱子,我在马叔家小屋的杂物堆里遇见了它。小屋光线有些暗,箱子上面落满了灰尘,显然是被人冷落好长时间了。没有打扰,没有开合,它就静静地躺在角落里,好像抱头睡着了一样,很久了,没人去唤醒它。

箱子装了物品,有些沉,我和马叔费了些力气才把它从杂物堆里抬出来。扫去箱子上的灰尘,将它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厅堂里。从玻璃窗透过来的阳光我看清了它的样子。箱子呈长方形,大概有七八十公分长,五六十公分宽,三四十公分高,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不过就是一只有些年头的老箱子。箱子两侧各有一只铁环把手,箱口正中锁扣上紧紧锁着一把陈旧的小铁锁,好像里面还封存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东西或故事。

带着好奇心,我接过马叔的钥匙,打开箱盖,一股发霉的气息扑鼻而来。箱子里并没有什么不凡的东西,一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木壳老座钟,几本发黄的笔记本,几件旧衣服和一些老式日常用品。虽透着隔时代的朴素气息,但也未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,甚至还有些失望。马叔看到我的神色,开了口:“这些是我父亲的遗物,都很平常,但这只存放物品的老箱子可不寻

常。”这话提起了我的兴致。我睁大眼睛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,在箱子里层的磨损处,我发现它的材质并不是木的,是一只真皮箱,而且皮子很厚。

听了马叔的讲述,我觉得它有些不同一般。过去,豫南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县城里像这样一只精贵的大皮箱,绝不会是一般平民百姓家所拥有。马叔又说:“这只箱子差不多有一百年历史。我家解放前在县城最繁华的大街水门口开大药房——马回春大药房,那可是潢川城最大的药房,解放后改为公私合营。”

“这些都不重要,你看箱盖左下角。”马叔说。我合上箱盖,目光才注意到左下角有一道裂口。奇怪,这么厚的皮箱怎么拉出这么长的一道口子呢?裂口大概有七八公分长,呈闭合状,但伤痕清晰,像是利刃猛扎进去使劲划开留下的口子。马叔愤慨地说: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子,它记录着一段沉痛的历史,它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、祸害潢川人民的罪证。”

马叔义愤填膺地讲:“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后,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,企图占领中国。1938年9月,日本南下进攻豫南潢川,当时国民党38军奉命在张自忠将军的带领下奋起进行潢川保

卫战,与敌展开殊死搏斗,日军借助飞机、大炮、毒气弹的优势武器,大举向潢川进攻,我军英勇顽强,用血肉之躯抗击敌人,坚守阵地12天,给敌人沉重打击,无奈敌不过敌人先进武器的进攻,实行战略转移,潢川沦陷。日本军队对城内未撤离的民众实行惨无人道的大扫荡,烧、杀、掳、掠,潢川城一片腥风血雨,惨遭劫难。幸好在日本进攻潢川前,马叔一家与潢川民众陆续大批逃离家园,才避免更大的伤亡。”

后来,县城光复,逃难的市民陆续返回家园,马叔一家也得以归来。马叔家人虽未在这场战火中伤亡,可家中财物损失惨重,除去药房在战火中焚毁,家中物品也被日本鬼子大肆打砸洗劫。从屋里到院外一片狼藉,碎的碎,烂的烂,满眼残破不堪,那只装衣物用的空皮箱被胡乱扔在里屋墙角内,上面却赫然多了一道醒目的口子。

最后,马叔对我说:“这本来是只普普通通的箱子,只因为留下了日本侵略中国暴虐潢川人民的罪证,从而变成了一只并不普通的箱子。这七八公分长的口子,见证着日军侵华的罪行,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。这道伤,是潢川人民的伤,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痛!”